

“给少了拿不出手,给多了又心疼”“压岁钱花了我俩月工资”“孩子收了近万元压岁钱,总想去买玩具”……春节前后,有关压岁钱的讨论逐渐升温,不少人为此苦恼——

发压岁钱心疼,收压岁钱头疼……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龙年春节,本人俩月的工资都当压岁钱发出去了。从今儿起,我要节衣缩食过日子。”

“我好一点,发出去不少,但家里俩孩子,差不多又等量收回了。”

“你们把压岁钱给孩子吗?大冬天的,我不让孩子吃冰淇淋,我家孩子非要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真气人!”……

上班第一天,市民赵瑞静和同事们聊起了压岁钱的话题。

作为传统年俗之一,过年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一种“年味儿”,代表着期许和祝愿。但近年来,一路看涨的压岁钱却让很多人颇感压力。让压岁钱不再“内卷”,回归联络感情、传递祝福的本意,成为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俩月工资没了”

32岁的赵瑞静在运河区一家企业工作,每月工资5500元左右。这个春节,她给晚辈发压岁钱用掉了近两个月的工资。

过年走亲访友本该是件高兴的事,但自从结了婚,再过年赵瑞静却有些头疼了。

“我和老公觉得,结了婚就是大人了,以前过年还能把自己当孩子,不给晚辈发压岁钱也可以。自从结婚后,春节回老家,我们开始给孩子们发压岁钱。这一发才知道,这笔开销好大。”赵瑞静说,她和老公都不是独生子女,亲外甥、侄女就好几个,还有一些关系比较好的表哥、表姐家的孩子也要表示。

去年,赵瑞静送出了5000元的压岁钱。今年,亲戚家又添了几个新宝宝,按照礼节,小婴儿也要有红包的。

年前,赵瑞静大致算了一下:她家这边要给7个孩子压岁钱,老公那边要给8个孩子。亲哥哥家孩子每人500元,表哥表姐家的孩子每人200元。光给亲戚家孩子的压岁钱就要6000元。

春节期间,赵瑞静在老家还参加了一场老同学的聚会。有几位同学带娃去的,结果,大家见面就互发起了压岁钱。

赵瑞静和另一名结婚晚没孩子的同学有些尴尬,最终两个人一商量,又给6名同学家的孩子3000元的压岁钱。

除此之外,赵瑞静的老公也在饭局上发出了1500元的压岁钱。

赵瑞静的老家在泊头农村,她说:“我小的时候长辈给压岁钱基本都是50元、100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100元都拿不出手了,最低200元,动辄上千,对于我这个收入水平的人来说压力很大。”

“收发压岁钱对有孩子的人来说还好,但我们每年都是只出不进。”赵瑞静说,她并非没想过少给,但一方面会被其他人诟病;另一方面则因为父母不同意,“老一辈要面子,觉得我们在市里上班,工作体面,要是连压



收到压岁钱的小朋友喜笑颜开

压岁钱都不发,太丢人。”

“一个”“两个”让人愁

没有孩子的赵瑞静烦恼,有孩子的王雨欣也同样为了压岁钱烦恼过。

王雨欣的女儿3岁,弟弟的女儿5岁,每年过年回老家,两个孩子就会凑到一起。王雨欣和弟妹也会给孩子们互发压岁钱,仿佛约定俗成一般,二人都是将1000元钱放到红包里,图个好彩头。

弟弟家在兔年添了一个儿子,春节回家前,王雨欣着实发愁:今年的压岁钱该怎么发呢?每个孩子给1000元,可是弟弟生孩子时自己刚给了3000元见面礼,自己以后也不想生二胎,难道每年都要多花1000元的压岁钱吗?如果每人给500元钱,是不是有点像以钱换钱,会被人想我太小气呢?

一番思量后,王雨欣为弟弟家的孩子包了两个600元的红包。

“其实,和朋友聊天时,大家都说到过这种问题。现在有的家庭3个孩子,有的家庭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发压岁钱时必然不能对等。尤其是现在压岁钱动辄数百上千的,怎么给真是个问题。”王雨欣说。

收压岁钱也头疼

发压岁钱让人心疼,那么,



压岁钱是一种祝愿,而不是攀比

收压岁钱的感觉如何呢?那些数额很大的压岁钱,不仅对给压岁钱的人来说是负担,对收压岁钱的一方来说也未见得是开心的事。

市民吴昕今年带才几个月的孩子回老家过年,不夸张地说,几乎每次聚会,她都会收几个红包。而有的亲戚起初不知道她带孩子来,到了聚会地一看有孩子,赶忙焦急地找红包,有的悄悄向服务员要,有的去隔壁ATM机上临时取现金。吴昕每每都拉住说“不用”,但都没什么效果。

就在昨天,吴昕又参加了一个亲戚的聚会,席上并没有收到压岁钱,当时真是觉得轻松。结果晚饭一结束,一位表嫂直接告诉吴昕给她微信转账了,

算是给孩子的压岁钱。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样。老家这里给的压岁钱并不少,一般都500元起步。亲友们赚钱并不容易,我真的不想给亲友添负担。但孩子太小,我又没法不带着一起。于是每次饭局我都‘头大’,推搡着不收压岁钱,推搡不过又收下。”吴昕决定:一定要找各种时机将这笔钱还回去。想到这儿,她也很头疼,作为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的人,还要一直惦记这些,真是一种精神负担。

收压岁钱的另一个烦恼,就是这个钱如何分配。

这两天,市民李琳琳和9岁的女儿为压岁钱的归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加上她姥姥爷和爷爷奶奶

给的,女儿收了近万元的压岁钱。这几天她一直吵着要用自己的钱去买冰淇淋吃,买新款玩具。”李琳琳觉得,无论如何,对于孩子来说,压岁钱都无法改变“不劳而获”的底色,数额过大的压岁钱直接让孩子花,对孩子的金钱观塑造也未必有利。如今让孩子学会理性认知并妥善处理一笔“飞来横财”,其实难度很大。

“女儿小时候,压岁钱一直收到我手里,我也就用作家庭开销了。这两年,女儿大了,一直在和我说,压岁钱是她的,应该归她支配。”李琳琳也想过将压岁钱交给孩子打理,但女儿对金钱没有概念,给她存起来,她还不

表达心意拒绝攀比

有人为给小辈发红包而苦恼,也有人提出了一些新观念。

90后的张亚楠为了避免发压岁钱闹出不开心的事情,早就在朋友圈“通知”亲朋好友:“过年,概不收压岁钱!”

她的想法很简单:你不用给我娃压岁钱,我当然就不用考虑回礼的问题。如此一来,咱们都解决了大问题。

本来张亚楠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发出去的,没想到回复的亲友们都赞同态度。

这个春节,张亚楠彻底没有了压岁钱的烦恼。她和同辈的亲友们约定:以后一律免去发压岁钱这一流程。

孟村的吴梦也早早和弟妹约定好:咱们都有孩子,压岁钱就免了吧,互相给真没必要。近两年的春节,吴梦和弟弟弟妹轮流带着孩子们去吃大餐、看电影、逛游乐场,大人们开心,孩子们也高兴。

龙年春节前,南皮的孙筱雅早早就和同辈的兄弟姐妹约定好了只给孩子发小额红包,统一50元,“图个热闹喜庆就好”。

此前,按照孙筱雅大家家庭的习俗,压岁钱以100元、200元、500元居多,每年春节,她都要为此花费数千元。

“十几个孩子,有些可能一年才和他们见一次面,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但是不给不行,给少了又怕被议论。今年我就直接说了,亲戚们也都同意,这样大人没那么大的压力,小孩儿收到红包也都高兴。”孙筱雅说。

孙筱雅说:“压岁钱的本质是对孩子健康、平安的一种祝愿和期待,初衷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压岁钱水涨船高,甚至对一些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也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使得压岁钱的寓意有点变味。发红包只是一个表达心意的方式,大人们轻松一些,孩子们也不用早早地去面对与认知不匹配的大额现金,家庭中也不至于围绕金钱产生一连串教育上的困境,人们只需专注地享受过年氛围,这就很好。”